



书坊周刊

望海兴叹 小文不小

——写在《望海楼札记》付梓之际

文 / 赵启正

已然著作多多的叶小文又要出新书了。闻听此讯，喜不自禁，欣然为文，以酬小文。

认识小文有些年头了，最初的交谊要上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，克林顿访华到北京的当天，为回应美方对中国宗教问题之关切，叶小文（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）和我（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）决定开一次记者招待会。虽是仓促上阵，但小文的博学、机智、坦诚，令我印象深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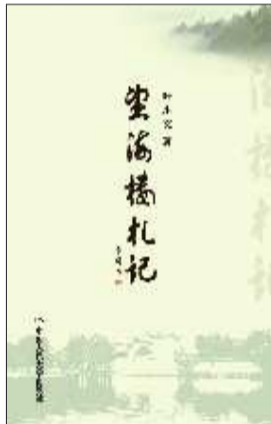
此后的十余年间，我们数度相逢，始终配合默契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俩的性格，言行为自己的命运浸润上些许共同的色彩。记得多年前我曾语与小文：英国谚语说，成功时有许多个父亲，失败时却只剩下一个孤儿。小文闻言之后略作黯然，随即转而拊掌大笑，得出“两人共识”：如果成功是国家的，失败是个人的，纵为“孤儿”，也心甘情愿。此后见面，他总爱戏称我为“赵氏孤儿”，我则回他“一叶孤舟”。

小文经常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，我亦在他的“群发”之列，受益匪浅。俗话说“文人相轻”，我们两个却总是惺惺相惜，能互相砥砺，彼此欣赏、相互珍重，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性情中人，都喜欢率性以谓

道，都爱思、爱智（在古希腊文和英文中，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和追求智慧），爱乐、爱读、爱讲、爱写，故往往情投意合，所见略同，互补共进，可谓以文会友、以友辅仁。

2006年，我与美国布道家路易·帕劳的三次对话被整理成《江边对话》一书。此书不仅在国内多次印刷，还有外国几家出版社出了几种文本，这与小文的慧眼及支持密不可分。记得出书之前，我请小文作为评，小文欣然命笔，指我和帕劳各有各的文化和信仰、功底和水平，在愿意互相尊重的同时，都是求同存异的“君子”，却又说：“因为限于一篇对话，就像阳光下一面打碎了的镜子，或像一地散落的珍珠，闪亮却有点凌乱，阐述不能展开，精彩毕竟有限。但确实让我们看了一场言犹未尽、意犹未尽的好戏。”观毕，我亦是拊掌大笑，直言作品不足的书评而至今仍真是少见。这就是“叶孤”小文，有真性情，喜说真话，藏掖不住。

小文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任职前，任国家宗教事务局（前身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）局



《望海楼札记》
叶小文 著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长14年有余。据说赵朴初先生留得话，此生相处过几位宗教局长，甚喜此君。此言一出，小文就成了在这个位置上干得最长，年届六十才不得不“高升另就”的一位“资深局长”。宗教局就在北京城著名的后海边上，“海”边有一个古建风格的楼台，名字就叫“望

海楼”。我常想，此楼虽已人去楼空，“后海”实乃城中小湖，但每每从此经过的小文，是不是都会思绪万千，望“海”兴叹，于是乎文思如涌，下笔有神，遂成为一篇篇举重若轻、似轻却重的“小文”，一次次在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“望海楼”这个平面上绽放，遂有今日之《望海楼札记》。札记中有时政评论、有文化探讨、有学理探究、有时事感言，包含了政治体制改革、经济发展走向、全球问题探讨、精神文明建设、传统文化弘扬、宗教工作实践、两岸民间互动、国际宗教交流、世态民生感言、亲友往事追忆等等，不一而足，涉及了工作、生活、学习、思考、文章虽小，但却饱含着真情诚意，深藏着微言大义。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方方面面、林林总总，声声入耳，事事关心。按小文所说，是“享受工作，一心一意，忙并快乐着；享受生活，一茶一书，闲并快乐着；享受天伦，一生一爱，爱并快乐着。”快乐的小文其实还可再说一句，“享受写作，一周一篇，写并快乐着”。

君子乐而不忘其忧。小文

有一宏愿，不为世人关注，他自己说是“人微言轻”，但却关系到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这就是他多次呼唤的，要迎接一场新时代的文艺复兴。他认为，如果说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使“人”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，之后人又被神化、异化，走向自身的反动，时代就呼唤着一场新的文艺复兴，必须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一个“和谐”的人，必须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、人与社会和谐、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新的“和谐世界”。如果这个新的文艺复兴的时代应该到来，总会到来，恩格斯的一段话就仍然管用：“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、进步的变革，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——在思维能力、热情和性格方面，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。”小文写的是“小文”，想的是“大事”，盼的是“巨人”。

是的，无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，抑或新时代的文艺复兴的到来，都需要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‘巨人’”。

小文议大事，并不天马行空，而能胸怀大局，盛世危言。建国六十周年庆典前夕，小文写道：“一个领导着伟大事业、有88年辉煌历程和不可朽功勋、有7500多万党员的大党，最难的仍然是热中有冷、居安思危”；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终于超过日本而位列世界第二，小文即言，“老二”的帽子咱不戴，“二傻子”咱不当，“二杆子”咱不干”；中国足球无缘世界杯，小文痛心疾首地反思：“13亿人出不了一支足球队，怪谁怨谁？足球是一面镜子，一面让国人尴尬、脸红的镜子。知耻而后勇，让我们，不仅是足球队，都来照一照这面镜子”；美国出兵伊拉克，小文一针

见血地发问，“单边主义”和“恐怖主义”相生相克，谁也制服不了谁；相克相生，谁也取代不了谁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“恐怖主义”要披着宗教的外衣骗人，“单边主义”何必也去拽着宗教的大旗唬人？反恐拽上宗教，只能乱上添乱，越反越恐。”此文竟引得美国驻华使馆上门来问，可见击中痛处。

小文议大事，也不正襟危坐，时有信手拈来，寓庄于谐。如《妙哉无锡人》一文，是这样开头的：“听无锡人谈，他们要建立中国的‘传感信息中心’，与现有的互联网连接，形成一个巨大的‘物联网’。我笑道，果然‘无锡无锡，无中生有’啊，一撮土可

以捏出‘无锡泥人’，一块肉可以烧出‘无锡排骨’……现在又建‘物联网’，像是科幻小说。”

小文议大事，务去陈词滥调，力求与时俱进，推陈出新。小文行文，颇重文风。他推崇“平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”，喜欢“六么水调家家唱，白雪梅花处处吹。古歌旧曲君休听，听取新翻杨柳枝。”小文不仅爱写，也能讲。他任宗教局长的十四年间，每年应邀到中央党校作一次宗教问题报告，均受欢迎，遂有“京域名嘴之一”的美誉。全国政协十届常委会举办的第十一次学习讲座，邀请叶小文作题为《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

积极作用》的报告。郑万通同（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）对报告的评价是，“政治的谋略，文化的内涵，披上了宗教的外衣”。

小文议大事，少有高谈阔论，善于小中见大，寓理于情。今年春节前夕，我看到小文“望海楼”的新文《又到回家过年时》：“望着人满为患的机场、车站和排成长龙的购票队伍，会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动。还有哪一种文化能够一年一度调动起如此浩大的千军万马？能够凸显故乡和家庭如此强大的亲和力？春节，是中国人文化认同的象征，是对自己文化记忆的顽强保留，也是对家庭、亲情等重要文化价值的坚定守

候……这是树根对泥土的眷恋，是水滴对大海的皈依。”接着又有一篇《草根文化请君赏》：“文化要‘化’，食而能化，化而能食；草根有‘根’，根串着根，心连着心。草根，是阳光、水和土壤共同创造的生命，散漫无羁却绵绵不绝，长不成大树却因植根于大地而生生不息。你看那阳光下的草根，风一吹雨一淋，便悄然绽放满山满坡的迎春花。”两篇千字小文，数度撩我心弦，似能见小文那颗率真的赤子之心，那颗温良的慈悲之心，那颗怀远的忧患之心！人才难得，真情难禁，我提笔批注：甚好之文，甚好时刊出，足见小文善良之心，炽热之情！

据人民日报望海楼专栏的编辑傅振国同志告知，小文的读者群甚广，上至中央领导，下至平头百姓，近至吾辈同侪，远至海外侨胞。温家宝总理、贾庆林主席、回良玉副总理等领导都喜欢看小文的“望海楼小文”，也给了他很多鼓励和鞭策。2004年佛指舍利赴港供奉时，小文曾撰写一篇《佛牙何所言 佛指何所知》（另收入《小文百篇》一书），时

任国务委员的唐家璇赞为佳作，妙在画龙点睛处，把中央对港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思虑与佛教真谛融合在一起，用佛教语言把有关思想自然巧妙地传播开来，令人心悦诚服。家璇同志还郑重其事地写上了“向你学习”四个字。马凯同志曾手书小文，“小文大作，每每拜读，感慨良多。言简意赅，有彩无华，实不多见。还望能坚持下去，以一贯之”；刘云

山同志则有诗云：“小文小文，勤勉好文。坦荡无忌，磊落光明。学者风范，可贵精神”；李源潮、刘延东同志也几次批“很好”。还有若干不知姓名的海内外读者都因读了小文的小文而感动、欢喜。有一位身在美国旧金山的海外侨胞吴卓潮先生，专门写信请人民日报编辑代为转达感佩之情。有一位叫宋木仁的读者在来信中感叹道：“望海楼”发表的叶

小文文章，对国家的宗教政策、民族信仰解读得清晰、透彻、完美，与读者零距离地娓娓叙谈。引经典，讲故事，以事论理，以理带事，以情感人，语言温馨，诗情画意，文采飞扬。好读愿读爱读，人眼入脑入心。

我知小文肖虎，看问题总是虎视眈眈，一针见血；做事情总是虎虎生风，一股冲劲。小文是思想闲不住，才华压不

住。当然，也要谢谢人民日报海外版有胆识，一直在头版保留着“望海楼”这个栏目，真实身份，真知灼见，笔底波澜，纵横捭阖，使英雄有用武之地。愿小文继续在这里登楼远眺，望海兴叹，以一贯之，勤勉好文，把《望海楼札记》继续“札”下去。

忝为之序。
（本文为《望海楼札记》一书的序）